

与欧阳中石先生漫谈

——文化艺术、人生经历及其他

本刊记者 孙海翔



和欧阳中石先生的初次见面在2008年,我作为《戏剧丛刊》的记者采访前来济南参加中国京剧节部分活动的欧阳先生。今年5月,在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组织举办的“纪念奚啸伯先生京剧艺术”活动中,作为《奚啸伯纪念册》的编辑者,我再次采访了以奚啸伯先生嫡传弟子身份来参加本次活动的先生。基于这两次的见面,已对先生有过一些了解,因此本次采访较前更为轻松和随意。先生无需考虑遣词,我也不必策划话题,采访过程几近聊天且笑声不断。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不但对先生机敏的思维、广博的学识、明晰的记忆力和豁达的处事、仁厚的为人有了更深入的体会,更是了解到欧阳先生的“文武双全”以及人生历程的丰富。

10月20日下午3点,欧阳中石先生准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谈话部分以字体区分:记者为楷体,欧阳先生为宋体)

想先听听您对这次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评价。

前天刚开完吧?

对,我们想及时做出相关报道。这次会议第一次以文化为主题,主题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我想,现在把文化提高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显示了一个问题。显示出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所走的许多条道路,也就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发展的道路,都走得很成功,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包括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但能够汇总的是文化,因为这些成绩都得汇总到文化上,汇总成文化体现出来,然后再用文化推动其他的建设,这可能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正在考虑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主题的提出是十分合适的,相信全国人民会一致拥护。至于具体怎么做,是会有许多想法,有的比较明显的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马上就能收到好的效果;有的就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问题的解决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也是必然的。就说许多需要改革的问题吧,为什么要改革,绝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一定有的事情不改革不合适了。

得针对具体情况。比如说现在文化体制改革全国都在进行中,我们省也是,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

对,针对情况,不改革不合适。比方戏剧上的改革,在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方面是不管的,剧团完全都是民营的,那时候怎么样呢?那些演员们、艺术工作者们就和普通老

百姓一样,以演戏谋生,正常地生活在上。后来,我们国家把这些艺术工作者纳入到国家的工作人员中来,这是一个飞跃,是解决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当时来看解决得好,大家都拥护,可是几十年过去了,时代和社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一直这样做,是不是会有弊病呢?自然也会有些,要对这些弊病怎么办?就得改,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只有及时地发现和改过弊病,才会促使大家,促使每一个人都尽力,都有热情努力工作,才能更加积极地参加建设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步,每一次改革,并不是说我们过去走的路是不对的,而是我们现在想的是,如何让今后的路走得更好,我们国家提出这个以文化为重点来,我非常拥护。

我觉得我们省更有这个条件。我们不像有的省那样夸耀自己多么富有或者别的什么,但事实上,我们省各方面的实力也确实算不弱,尤其在文化艺术方面,我们也是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符合客观规律地往前进行。我相信,我们省在改革上,在发展文化上,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在这个方面我们省从来不落后于人,而且应当说在这个方面我们省还有着优势,所以我非常相信,我们会取得很好的成绩。

我们省挺重视的,也配合会议的精神搞了好多活动。比如昨天下午,省文化厅组织召开了个会,召集了一些山东省比较知名的艺术家座谈讨论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且在一份为响应会议号召而发起的演出活动倡议书上签名,主题是让这些知名艺术家倡导一下,全省文化艺术工作者响应响应吧。活动的名称叫“迎十艺,走基层,惠民生——金秋演出季”。

你具体说说。

“迎十艺”就是为了迎接2013年要在山东召开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这个活动算是热身吧。“走基层,惠民生”主要是文艺工作者的实际活动,其中老一辈艺术家和知名艺术家要率先走进基层,走进群众,给老百姓送戏。尤其是一些农村老百姓知道像郎咸芬啊这样的名演员的大名,但是可能从来没见过他们,年轻文艺工作者要抓住这次机会,更好地锻炼自己。这个过程是和群众面对面的,“问计于民”。活动一直会持续整个秋天,到11月底,叫“金秋演出季”。

哦,金秋演出季。

是。这个演出季活动很丰富,我们都拿到那个表了。

我觉得这个提出就很好。因为我们广大的群众是欢迎艺术的,是期待着艺术的,而我们这些高层次的艺术家都是在

戏剧丛刊
XIJU CONGKAN 2011.5

群众中有影响的,都受到观众欢迎的。他们走下去下边欢迎,他们也会和大家欢聚在一起,那就是说下面欢迎,上边送来,两边凑在一起,来共同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这个形式非常好,活动好。相信我们省里所拥有的这一批艺术家,他们在城市里面,在农村里边,都会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喜爱。群众没见到他们时可能还会有陌生感,一旦见面,会更加亲热,这也对推动艺术在民间的发展有好处。我相信这次这个活动,一定会开展得好。

那天我看了一篇《文汇报》转登的《人民日报》文章,好像也是新华社发的。里面提到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

这个我不大很懂。(笑)

(笑)就是要区分对待吧。就还说艺术团体,院团吧,全国那么多院团也不是一下子全部推向市场,其中也有被“保起来”的,理由也不一样,可能是“非遗”啊或者类似全国十大京剧院团之类的。比如说我们省直的六大院团——省京、省话、柳子剧团、吕剧院、歌舞剧院和杂技团的改革也不是“一刀切”的,这个区分对待的问题您怎么看,因为文化体制改革里还是有不同的情况区分对待的。

嗯……我想,大部分院团要走的路大概不走不合适,有些院团为什么能保留?一定也是有它保留的理由。就是说都要走一样的道路可能不合适。毕竟我们国家还要保护有代表性的剧团,一定是有这个必要性,这种保留或者说保护也并不是完全不符合当前的改革形式。把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艺术团体保起来,一定有这样做的理由。我相信这两类院团里的人,也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对。

是吧,我相信那些保起来的剧团里面,有的人会羡慕那些推向市场的剧团里的人员。可其他院团里的一些人员里也会有些羡慕被保起来的,一定双方都有这种情况。

嗯,个人情况不一样。

那是情况不同啊。可见,改有改的道理,保也有保的道理,对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因为个人情况不能相同,可能有人会有意见。我们当然希望他们都能得到自己喜欢和追求的结果,希望都能把大家协调好,但这中间难免也有些碰撞,碰撞要善于消化。一时不一定满意,但一定要化解。

现在毕竟是在过程中嘛。

对对。

您一直对戏剧的前景,包括与戏剧相关的改革前景是乐观的。(笑)这个我从京剧节开始采访就觉出来了。

对,挺乐观的。(笑)

您还一直在做与戏剧有关的事情,您那个昆曲的书弄完了吗?(注:欧阳中石先生和女儿欧阳启名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对昆曲的保护,其中包括大量音像和文字素材、遗产的搜集、整理等等)

没有完全弄完,倒是弄了一个京剧的。我给您看。(马上拿来书)这个。

哦,《京剧艺术漫谈》。

昆曲的还没完全弄完,这(书)里也混杂在一起说了一些。(昆曲)有些东西觉得是个体系问题,得好好搞一搞。这个

封面是我的个照片。(笑)

我看出来了,您的剧照。(笑)别看扮上了,能看出来。

(笑)看出来了。这照片怎么回事啊,说来这事挺有意思。1956年啊,北京演出了一个戏,就《探母》啊,从马连良,马连良、谭富英……那时候杨宝森不在,这些人都参加了,北京的名演员都介入了,还有李多奎、叶盛兰……这些人,整个搞了一场《四郎探母》。那是1956年,到了30年啊,这些人都不在了,就由他们的后辈,(谭)元寿啊,(马)长礼啊,我啊,我们这些人又攒了这么一出,又演一出《四郎探母》。

就等于说为纪念原来那个戏30年。

哎。原来他们是谁演的什么,后辈人也接着演什么。当时奚啸伯先生演的是“出关”,就那个“盗令”回来之后。为什么演那个?是因为他应该演“见娘”,到临时了,谭富英来晚了,时间来不及了,先生就先抵上去演了,所以他应当演的是“见娘”一段。赶到我这次了,他们就说,您还是应当来“见娘”,所以我就来的“见娘”。(笑)

整30年啊?

那时候是91年或者92年,我记不很准。

那是三十多年了。

(算时间)对。完全是为纪念那次活动。上海出了一个那次的录音。

那没有录像吗?

没有录像。(笑)那个时候,还不行呢。

哦,90年代初期,那时设备还不行,所以这是90年代初期您的剧照。(看)能看出来,我刚拿着吧就觉得是您。那这本书就送我了吧?

(笑)送你了。

(笑)谢谢!

这书我本来都没有了,来我也没法拿。昨天我到泰安,泰安的拿出来让我签名,我说那不行,要不给我一本吧。我不上泰安啊就没有这本书了。

那我今天来得正合适,(笑)这得收好。您最近忙什么呢?

我呀,我12号上午11点26到济南,下午两点到一中,为了王祝晨先生(注:王祝晨,绰号王大牛。近代著名教育家,被誉为山东教育事业的先驱,是民国初年“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解放后任济南一中校长。曾担任欧阳中石的班主任和历史老师)的塑像搬一个新址。

一中啊,济南

一中?

对,我是济南一中的。王祝晨老师当初教过我们,所以我们北京派来了10个人。

都是一中的?

都是一中的,在北京有个济南一中校友会。

哟,不少人啊?



可见从济南出去不少人。

啊,不少人呢。出去的人很多,很有成绩都,学术界有季羨林他们。这是12号。13号我上了趟邹平。14号我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在那儿教过书的永长街回民小学。

永长街回民小学?

对啊,我开始工作就在那个学校,教书。

教了几年呢,您在那儿?

教了一年,不到一年,我就上北京考学了。

哦,高中毕业去教的书吧,然后就去北京考学了。

我小学是制锦市毕业的,制锦市小学。那儿毕业后就上了一中,然后又上了五中,上了一年,然后又回到一中。(48年济南)解放后我就上永长街教书。那时候交通不通啊,还不能马上走。等交通通了以后我就去北京考了(大)学,上了大学。我先上的辅仁,然后又上了北大,就这么,就过来了。(笑)永长街毕竟是我开始工作的地方,是第一站,就因为有这一站,我可以说是从小学一年级教起,教完了小学。因为当时那儿是个不完整的小学,你想啊,在一个屋里开始上课,这里面就有三个年级(的学生)。

哦,一块儿教。

对,那个屋又或许有其他两个年级。你到哪个屋上课,也都得管,(哪个年级)都得教。这样呢,就很自然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六个年级就都教过了。

哦。

赶上谁是谁吧。然后我也教过中学,教过师范,教过大学,我一个年级没落下,一直教到博士后。(笑)

(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博士后,那您这个太厉害了,大概没有几个这样的老师。

一个都没有。我教的什么呀?不是教一门课。

对对,据说那时候老师都教好几门课,全能都是。

我小学不用说了,到了中学,我第一站教的数学。

哦?

教了几年数学又教语文,教了语文又教语文基础知识,语法、修辞啊什么的这些都教。我还教过化学。

还教过化学?!

嗯。我到大学教逻辑,教学科教育。最后搞这个书法文化,所以一直就博士后了。(笑)

您这也太全才了!

不是说全才,就是说走这个道路太完整了。说我是个教书匠,一点不含糊,真是从一年级一直教到最后,都教了。

对,各个年龄段您都能教。(笑)

都教过了。(笑)

这个太厉害了,一般人都比不了。

那是,也没有这么复杂的情况。不是说能耐的问题,可贵的是这个历程。

对,这经历一般人可没有。教过数学,教过化学,教过语文……(笑)什么都教过,大概就体育没教过。

啊?

体育您教过吗?

当然教过!

美术。美术教过吗?(笑)

教过。(笑)体育、美术都教过。

(笑)音乐?

音乐没教过。(笑)

(笑)总算找着一门没教过。

(笑)说句实话没教过音乐。那体育说实话教得很好。我们是咱们国家,国家定的二级篮球运动员。

噢?

二级那时候都定的很少。

我听说那时候叫什么二级劳卫制,是那个吗?

不是,劳卫制不在话下,我都通过了,然后评定的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

那很厉害。

那是,得打过多少场球,进过多少个球,才能是。

噢,得有一个统计。

对,有个统计。

您这么厉害呢!(笑)

那是,打篮球厉害着呢!(笑)

文武双全,十项全能!

(笑)全能。我就说一点吧,我是个子很矮,一米六二。

弹跳好。

我跳起来摸篮圈。

哎哟,那您弹跳太棒了!

弹跳太棒了。可是呢,轧了我弹跳那个脚,不许我弹跳了。

哦,是弹跳的力量太大?

不是,汽车给我轧的,把脚尖给轧了,那以后就不让我再跳了。不让跳了,那时候我也很难过——那时候,轧我脚的时候是七十年代,我是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的二级篮球运动员。我还是乒乓球的二级运动员。(笑)

(笑)太牛了!

国家队的打我们,我有时候都赢过。

真够棒的!

真够棒的。(笑)反正吹吧。

(笑)那也得有才能吹啊,没有怎么吹啊这事儿。没想到您这么棒呢,光知道您学问大家,闹半天还是一运动家!

(笑)有句话开玩笑,说是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句话不对,一定要提当年勇。

嗯?

不提当年勇那就没勇了……(笑)不能证实,不能证实的就不能反驳。

(笑)对,不能证实的就不能反驳。可我们信我们都信,我们不想反驳。

(笑)都有证人,我在济南念到高中,都熟悉。

(笑)够棒的!……那您最近就没回北京啊?

最近啊,就是这趟啊……我14号到了永长街小学,因为那个学校为了纪念我,我和我爱人那儿工作过,就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吧,就那个意思,成立了个书院,所以我得去一下。这是14号。15号上午,我到了博物馆。

· 访 谈 ·

省博?

省博。因为我一个学生编了本书,从8月份就等着我到现在,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我就去了。这是15号上午。15号下午,我的一本书——不是我写的,是人家写我的一本书,一套书里的一本:第一本是《季羡林和他的师友们》、第二本是《任继愈和他的师友们》、第三本是《欧阳中石和他的老师们》,这三本出齐了以后,后面还要陆续出。发布的时候李肇星正好在这(注:济南),他上午开山大的会,下午开这个发布会。

山大110周年是吧?

对,上午他开山大那个会,下午发布会。我呢,也是15号一上午、一下午。16号,是去山东职业学院,我是他们的嘉宾,给我的证书是名誉教授。17号上了淄博,淄博学院校庆,我去讲现代书法课的意义,17号。18号回来。19号上泰安。回来,就今天了。

到今天了。哎呦,您可真够忙的,马不停蹄!

是,马不停蹄,还一天俩事。

听说您后天回北京?

后天回。

出来好些日子了。

10天么。我不回去不行了,那边又……我上午到,下午就,我和北大的就一块儿有个活动。

我天爷,(笑)这也太忙了吧!

(笑)太忙了!

您这日程有点太满了!

丰富啊!(笑)

这过于丰富了,您也得歇歇。

就这书。(拿书)

《欧阳中石和他的老师们》。新出吧?

新出的,就咱们山东人写的,在《红旗》文摘那儿工作。

送我了?吧?

送你了。

谢谢!(看书)——人文中国丛书。这应该不算传记。

我自己有几个观点,有几项规定。个人展览我不开,就是不个展;第二是不立传,谁要给我写传我知道了一定拒绝;还有是不建馆,有说给我建艺术馆的,我都谢绝了;第四是不褒贬。

(笑)这个我从第一次采访您就觉出来了,这个不褒贬就存在着。这几点好,有大学问的人才会这样做,才有资格这样做。不是奉承您,我们都从心里认为,您是真正的大家。那天,就是前天,我们姜慧所长不是见您了吗?她是第一回见您,之前光听我说过,因为我采访嘛。她第一次见您,后来跟我说,欧阳先生真是大家风范,那么谦逊、儒雅、和气。

(笑)哪里哪里。那天徐向红部长召集了几个朋友聚了一下,还发给我一个聘书,是关于齐鲁文化的。

是。我们都以您是山东人为骄傲。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结束了这次对欧阳中石先生漫谈式的采访。在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提及欧阳先生最为人称道的书法艺术,先生也只是像一名普通的长者一样,与一个普通的晚辈亲切地对话。也正是在这样的漫谈中,欧阳中石先生的诙谐谈吐,尽显出大家的睿智与平易,充满了人格魅力。

(摄影:毛亚明)

第25届“田汉戏剧奖”暨 戏剧期刊主编年会在林州市举行

第25届“田汉戏剧奖”暨戏剧期刊主编年会于2011年11月2日至5日在河南省林州市隆重举行。本届活动由中国田汉研究会、田汉戏剧奖组委会主办,《东方艺术》杂志社、《河南戏剧》编辑部和林州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全国的14家戏剧艺术期刊社的主编、负责人以及部分老主编和戏剧创作、理论工作者四十余人出席了这次活动。中国田汉研究会秘书长沈毅、《中国戏剧》杂志社原主编姜志涛等参加会议,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吴长忠、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董文建,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闫敬彩、河南省剧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涌泉以及林州市副市长郭洪侠等出席了开幕式。

会议对戏剧期刊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信息交流和深入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戏剧期刊是戏剧创作、戏剧评论发表交流的重要园地,是繁荣戏剧创作、活跃戏剧评论不可或缺的平台。以田汉先生命名的“田汉戏剧奖”,自1987年创立以来,继承发扬田汉先生为戏剧艺术执着

苦干的精神,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和“宁缺毋滥”的评奖原则,至今已成功举办了24届,成员单位也由开始的7家发展为现在的12个省市、14家刊物,声誉日隆,影响渐远。很多戏剧作品和理论文章,通过各戏剧期刊和“田汉戏剧奖”得以传播,走向全国;进而促进了戏剧创作的繁荣和戏剧评论的活跃。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戏剧期刊和“田汉戏剧奖”理应自强不息,不断进步,为戏剧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经过评委们严格认真的评选,评出论文一等奖6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名,剧本一等5名,二等奖9名,三等奖11名。《戏剧丛刊》推荐的剧本《西楚霸王》和《七九河开》分别获得剧本二等奖和三等奖;论文《旧霓裳,新翻弄,要使情留万古无穷——〈长生殿〉的300年》和《文化体制改革中的艺术院团市场营销》分别获得论文二等奖和三等奖。此次会议对繁荣戏剧创作,促进戏剧理论研究和戏剧评论的发展,对于培养和发现戏剧人才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齐承)